

古诗词中的“物流”

流——即为“物的流通”。中国古代为农耕社会,商品意识淡薄,谈不上全面的“物的流通”。

1921年,美国人阿奇·萧在《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》一书中言,“物资经过时间或空间的转移,会产生附加价值”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,英国人成立了“即时送货股份有限公司”,把商品及时送到用户手中,或为“物流活动的早期文献记载”。

如今,人们对“物流”已不生疏;有不少大学尤其是职业院校,都开设有“物流专业”。大学校园里,各个快递公司各显其能,每日清晨,快递堆积如山,及至傍晚,小山消失,物流之快件,各寻到各自的主人,于人于物,便利至极。而其

中的“快递小哥”“快递小姐”,正是物流专业的大学生,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兼职,既挣了生活费,又体现了“学以致用”。

中国古代虽没有物流的概念,但并非没有物流之物。从古诗词中,大抵能看到它的影子。

最出名的一首“物流诗”应是杜牧的《过华清宫》,其中几句读者都很熟悉:

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
顶千门次第开。

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
人知是荔枝来。

此处之“骑”,便为物流运输之工具。那时最快的是马。官方的快递小哥骑着快马,从南方出发,一路向长安(今西安)疾驰。至于“南方”究竟为岭南还是蜀地,学界仍有争议。司

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妃欲得生荔枝,岁命岭南驰驿致之”;《唐国史补》载,杨贵妃虽生于蜀,但“岭南所生(荔枝),尤胜蜀者”。

“巴蜀”一说,指的是岭南离长安远,巴蜀距长安近——远近,相对而言,按彼时的运输条件,纵然“八百里加急”,不管是舍近求远,还是舍远求近,杨贵妃想吃到原汁原味的“鲜活食品”,是不容易的。而普通百姓,于日用饮食方面,想第一时间尝到南方的新鲜果蔬,纵是涎水垂三尺,也只能干瞪眼,无计可施。

“胃口”无法满足,“情义”又何尝不是?

唐朝诗人杜甫的《春望》诗,读者仍然熟悉,其中有:

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

万金。

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
胜簪。

“家书”自然指亲人之间互报平安的信件。一封信,何以能值“万金”?有文学夸张的成分,更因为战争,驿路不畅,信送不出去,也送不过来,眼巴巴、望眼欲穿,听不到亲人的消息,心急如焚。

其实,即便没有战争,百姓之间的书信往来也走不了官方“快递渠道”。邮驿属于官方机构,传递官府文书、军事情报,民间书信,搭不上车。

杜牧有一首《旅宿》诗,“远梦归侵晓,家书到隔年”。一封家书,寄到旅馆时,已是一年之后的事情。纵然家里出了天大的事情,游子也只能望

“信”兴叹。古代交通之不便可见一斑。

民间物流,可走的“路”不多。若有,也许就是我们从电影电视中经常看到的“镖局”。但镖局押送的都非一般货物,与百姓日常关系不大。

其实,我国邮政业务历史悠久,《秦邮律》便是我国最早的邮驿法规。而在此之前,上推至商周,官方也有传递信息的组织。传递的形式有两种:乘车和骑马。但乘车送信慢,快马加鞭快,逐渐,“马递”代替“车递”。而在水系发达之地,则靠“船递”。

无论何时,道路状况好坏,是物流能否畅达的关键。周朝时,道路的规模和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。《小雅·大东》记载:“周道

如砥,其直如矢”。指通往周京城的道路如磨石一样坚硬平坦。但此“周道”是“周的军用公路,禁止小民行走”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古代中国真正的国际长途物流运输之路,最早应为汉武帝派遣张骞走出的古丝绸之路。这条路联通中国、印度、希腊三大文明,长达数千公里。借助此路,汉朝使者、商人接踵西行,西域使者、商人纷至沓来,让中国的丝绸制品、西域的奇珍异宝实现互通,进出两旺。

正是物流,促成了司马迁笔下的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。正是物流,让如今的人们足不出户,“坐享其成”。

流者,活也。

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妆奁:看古代美女的小心机

古代,化妆品有专门的收纳之物,叫做“妆奁”。古代“妆奁”内藏锦绣,其本身也是一件奢华的艺术品,完全配得上那些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容颜。

历代妆奁各具特色

化妆修颜是女性重要的生活内容,古代妇女在妆容上更注重发式,以及眉、腮、唇、额等部位的修饰,比如《楚辞》中就有“粉白黛黑施芳泽”的描述,魏晋南北朝时期曾有“酒晕”“桃花”“飞霞”“斜红”“额黄”等妆容,唐宋时则流行“三白妆”“梅花妆”“慵来妆”“珍珠花钿”……古代妇女的化妆技艺复杂,化妆品之多亦不亚于今日,胭脂、香粉、膏脂、粉扑等一应俱全。为了收纳这些化妆品,一种名为“妆奁”的匣盒在历朝历代都广受欢迎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释曰:“奁,镜匣也”,“妆奁”即妆匣,是古代女性专门放置梳妆及化妆用品的器具。奁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,在秦汉时期盛行,明清时期发展达到鼎盛,并形成了独特的妆奁文化。

战国时期流行单层漆奁,此时期妆奁的器形以圆形为主,对称的圆形使妆奁呈现出圆润的视觉



美,且一般器腹较深,有的是平底,有的带有三只兽形足,旁有兽首耳环,胎体厚重,风格粗朴。

西汉时期,贵族阶层注重仪表,他们对化妆的要求非常高,化妆品种类繁多,不但脂、泽、粉、黛、香一应俱全,各式头饰如发簪、金钗、梳篦,以及铜镜、花钿、香料、粉扑等也是必不可少的梳妆用具。汉代妆奁的实用性进一步提高,功能更加完备,不但出现了双层妆奁(器身分为上下两层),还有做工精美的“多子奁”。

“多子奁”形制多样,有三角形、菱形、椭圆形、正方形和长方形,其在空间上作了巧妙的排列,妆奁的使用者可以通过其独特的造型,轻易从外表判断里面所盛何物。

妆奁在晋代功能逐渐演化,变成上层妇女闺阁中的时尚品。东晋画家顾恺之在名作《女史箴图》中,描绘一位侍女给坐在镜台前的贵妇梳妆的情形,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贵族妇女的娇柔矜持、幽雅文静。贵妇身旁除了有全套奁盒和梳妆镜外,还多了一具高矮适中,形似蜡台的镜架,并将铜镜插挂在架顶上。

宋代的审美较之前代有了明显变化,随着女性化妆品和化妆工具的增多,妆奁内部的容积也越来越大。宋代除了多层套奁外,还流行一种带抽屉的妆奁,可称之为“镜箱”。宋代文艺作品中,展示妆奁形象的作品不少,比如女词人李清照在丈夫离家远游后,写了一首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,词中云:“香冷金猊,被翻红浪,起来慵自梳头。任宝奁尘满,日上帘钩。生怕离怀别苦,多少事,欲说还休……”女词人独居青州,丈夫不在身边,清晨起床倦梳头,没有心情梳妆打扮,连宝奁都久不动用,铺满了厚厚尘

垢也无心拂拭。

明清时期为了配合室内家具逐渐增高的风潮,妆奁的设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,出现了携带方便的梳妆匣。当时的梳妆匣盛行用贵重木材如紫檀、黄花梨、龙眼木等制作,精致美观,结构巧妙。梳妆匣上盖打开,可支起一镜,前面有两扇门,内置小屉,可放梳篦、胭脂、首饰等,极具艺术观赏性。另一类妆奁则演变成高80厘米左右,不易搬动的梳妆台,其做工之精,用材之优,前所未有,因为注重器具的实用性,曾经流行一时。

明清妆奁最具代表性

存世较多的明清妆奁,是今人了解、研究古代女性日常生活的一扇窗口,特别是清宫旧藏的妆奁,因其奢华非凡而成为此类器具的代表。

清宫旧藏黑漆描金嵌染牙妆奁,为清中期制作,通高约42厘米,长约42厘米,宽约42厘米。妆奁呈方形,分上下两部分。上部开启奁盖,内有一方盒,用于摆放铜镜。下部开启两扇门,内又有镂雕的两扇小门,小门内有对称的四个抽屉,底部为一大抽屉,均用于摆放梳妆用物,妆奁

所需衔接处均配以银镀金錾花合页及鱼形扣。此妆奁的装饰采用了染牙和描金工艺,在漆地上挖槽,将反复雕刻、打磨的各式染牙嵌件通过粘、镶的手法填入槽中,组成多种图案。顶部有蝙蝠、桃、菊花、如意纹,角隅处饰莲花,正面镶对称的梅、菊、水仙、山茶等花卉,其间有纷飞的彩蝶。其余三面均嵌梅、蝶纹。茶花与蝴蝶寓意“地久天长”,蝙蝠、桃、如意寓意“福寿如意”。妆奁双门内壁有描金山水楼阁图案。此外,妆奁还使用了雕刻工艺,可谓集多种工艺于一器。整件器物古香古色,富贵华丽,是清中期的优秀工艺品。

清宫旧藏象牙雕花妆奁,为清晚期制作,通高19.5厘米,长29.5厘米,宽约22厘米。象牙雕花妆奁共分两层:上层为盒,内安有染牙框的玻璃镜;下层类似小柜,双扇门,打开后为两层,分装三个抽屉,均嵌银镀金錾双桃、双鱼纹锁扣。奁盖面中心刻五龙戏珠及四龙腾云纹,四周为龙纹。奁身通体刻满花卉图案,以菊纹锦地为边框,纹饰分三层,刻有松鹤、梅菊、凤凰、牡丹和四季花鸟果实等图纹。这件作品设计新颖,布局严谨,

装饰华丽,是晚清宫中后妃专用的梳妆镜匣。

拍场上的妆奁

近年来,拍场上出现了许多年代相对较早的妆奁,为今人研究明清之际妆奁的演变提供了参考。

2012年10月,中国嘉德上拍了一件明末清初黄花梨镜匣,通高约18厘米,长27.5厘米,宽约28厘米。镜匣以黄花梨为材质,分上下两层,上层为放置铜镜的支架,可自由折叠,正中一格设荷叶式托,可上下移动,以备放置不同大小的铜镜;底箱设三屉,有底座,边角以铜叶包裹。造型设计严谨,简约端庄。

2018年7月,西泠印社拍了一件清早期黄花梨雕螭龙纹梳妆匣,通高约17厘米,长约35厘米,宽约35厘米。梳妆匣镜架部分以木轴纳入镜箱立墙的榫眼,可平放及支起,收放自如,攒框采用打洼工艺,绦环板镂雕螭龙纹及瑞兽纹,下设如意形托子,用于支撑铜镜。台座两开门,门板面浮雕螭龙纹,立墙四面均包以铜条,其下台座安放如意云纹牙子。此梳妆匣用料上乘,做工考究,颇具晚明至清早期风格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